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七

天子之孝

崇聖學

漢武帝建元元年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時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

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臣按孔孟生春秋戰國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統此聖人之學之所以明也由不得在位故其所抹者淺已至於暴秦燔六籍滅學者天下之士所習者法所師者吏而人主之所學者刑人殺人之事

慘刻少恩之術也本源之地如此雖與之天下固不能一朝居矣漢之為漢東西再有天下孝文治幾刑措原其所以不至唐虞三代之隆者由其學之出於黄老故也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其功顧亦偉矣然未有以知而好之好而樂之也故申公名培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汲黯之言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事乎其所以勤求神仙妖妄之術篤信

方士怪迂之談而晚年悔過自歎嚮時愚惑為其所欺則尊崇孔氏之初心有未泯者也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然以赤伏符即位遂信用圖讖多以決定嫌疑賈逵傳會文致鄭康成道揚其波別證緯書足成臆說世主以此論學儒者以此解經其失遠矣尊師貴道如漢明帝一時期門羽林之士皆通孝經而金人之夢惑於傅毅之言佛法至自天竺也此由漢世訓詁之儒未有見學問之本

原而從事於支流餘裔故雖人主自能通經而於異端之教不知所屏絶遂使佛法入中國為萬世無窮之害也然自永明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桓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又親祠老子於濯龍宫自此儒風寖衰異端之學愈熾矣或三教混淆或二氏雜進或黜仙而佞佛或毁釋而崇道此其相為勝負莫之紀極而所謂儒者類皆辭章誦説不能深明二氏之非而依違

可否於其間此所以千百年來聖學之不絶如綫者也非周張程朱之說其誰歸歟

唐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臣按唐太宗知屛釋老而尊周孔鳥翼魚水之喻其於學也可謂知所本矣唐承六代之後是時二氏之學方熾而太宗之見卓然如此所以成貞觀

之治也

唐穆宗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刑部侍郎薛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于是非非六經比穆宗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宮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明皇親為註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穆宗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

臣按薛放知尊經矣六經之外論語孝經並稱可謂知要矣論語固為六經之菁華然其雜記門弟子問答之語若孝經則授之曾氏實與一貫之旨相發明要皆言其道之既成德之既盛推已及物順人情敎天下之事而其誠身事親之節目則又散見於曲禮內則諸書而夫子之意固欲推其近且易者以及於遠且大者焉故聖人之學約而易操也明皇御注已通行於後代亦可謂有勤經之

功臣獨疑夫鉤命訣援神契諸書皆盛行於東漢之世不知夫虎賁之所習者具孔子之正經歟抑緯書歟故術不可不慎也

宋程顥上疏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

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聽聞如此則聖

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行之

曾鞏上言畧曰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乎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為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

意正心脩身治其家國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曰念終始典於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知此者孔子之所以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内所以治内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内此所以成德化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

際也

臣按程顥以明善固執繼正心誠意而言是為即物窮理眞知其善之所在而求之必得眞知惡之不可為而去之必決也曾鞏以大學之知配洪範之思者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至矣

程顥上宣仁皇后書畧曰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

言為必可信先王之道為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於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暬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葢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

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道何置官攝職精求賢德哉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

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

臣按古之人君以躬行心得者教養人材以德行道藝之人充於列位蓋交脩斆學循環終始者也故天下之賢才既在上者皆有以長養成就出使治之入使長之而君德清明君身强固又正人君子所輔翼而成也故暬御僕從罔非正人者成周

盛時之事不易然也後世人才不及於古而人主燕私之際所與居者供使令而已朝夕納誨之義蓋難言之則師保疑丞之官固不可以不置而左右近習之人亦當慎簡者也至於涉詩史覽古今雖爲一端然而求多聞學古訓於是乎在舍是亦無以爲從入之途者但熟復講貫以知其義理涵育薰陶以養其德性斯爲至要之事切實之圖也慢遊傲虐之戒固戒懼慎獨之君子不忘在心者

也茍聖未至於舜而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聖學之所以成也固非一術矣

彭汝礪上言曰臣聞昔者周成王即位始謀於廟其言憂思深遠慄慄悼懼若方隕淵墜谷所以求其人甚至而羣臣進戒乃反覆曲折獨以學問為先務其君臣可謂知本矣是時周公畢公召公史佚實在左右前後伯禽唐叔實相與周旋而猶有管蔡之禍周之不亡者以此唐太宗取名儒為學士者十八人如房元齡杜如晦

之類是也番宿迭侍相與論古今考前王之成敗雖燕閒飲食皆與於是在下之情無不達在上之失無不得二君卒為周唐賢君古今事不同體當使内外左右朝夕所以輔拂之者咸備其要則在擇人苟非其人猶不如不為之愈也

臣按人主盡道在脩身脩身在正學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敬而已矣見賓承祭之敬易於勉爾室屋漏之敬易於忽故大學中庸皆言必慎其獨也

人主之身有臨御臣民之時有深宫燕處之時當其決斷萬幾兢兢業業所見皆正人所論皆正事淫心美色之屬無由得至於前馳驅戲渝之念自然不萌於中矣過此以往出入起居之際圖史足以自娱箴銘足以自警此古人之所為亹亹也然而左右僕御亦必擇其人焉蓋人主之所嚴憚在師保而所狎習在近侍也近侍之人而皆有師保之德行則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態所以惑亂聰

明者悉屏絶矣對狎習之人而有嚴憚之意則出
王游衍無適而非昊天旦明之敬矣漢唐之事雖
不足以語於古然而侍中宿衛之官參用士人不
盡鵕鸃冠名貝帶侍中容飾之屬也學士番休迭宿燕閒
飲食皆與則君臣之情日以歘洽非必進講之際
始得展對也古今事不同體參稽於漢唐而慎重
其選必得其人斯亦成就聖德之一也
李廌上論略曰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

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為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為泰而無至于否常為晉而無至于剥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始之名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陛下學詩則為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為政以正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

降爲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之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烖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戒亂賞善而罰罪常爲知孔子者無爲罪孔子者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尚於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令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覇騖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

咸熙巍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閒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焕乎其有文章矣

臣按此言天子之經學也求多聞所以建事師已試以施當今此經之所以適於用也若夫石渠虎觀五經同異稱制臨決猶未免為章句之學必如李膺所言于易則以觀陰陽之消長于詩則以觀風俗之正變于書則以觀道法之升降于春秋則

以觀其賞善懲惡于禮則以觀其體國經野帝王
治經之要備於此矣
羅從彥曰人君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
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
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臣按危微精一之傳肇於虞廷孔孟言德言性言
仁言學皆本源于虞夏商周之書而論孟特發揮
其蘊貞觀政要所載君臣求治之言切於治體故

先儒以為讀經史當先此二者

朱熹入對垂拱殿其略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

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上為之動容

朱熹行宮便殿奏劄曰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

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渺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

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以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無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

怱怱常若有所奔趍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

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身心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

朱熹戊申封事曰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説爲可取臣以爲此非所以延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説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燦然於其中而民彞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為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

朱熹觀心說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

所以主乎身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賓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叅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

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為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矣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

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

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平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審思明辨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朱熹又曰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閫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

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

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

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又曰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孔子之告顔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

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
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夫人欲之盡者可謂兼本末巨
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
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
盛其或恥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
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
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碍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
惡之戒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

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

臣按六經之文天地之菁華也四子之書六經之菁華也朱熹之言四子之菁華也熹生平立朝之日甚少而致君堯舜之意惓惓不忘先後所上封事奏劄入對及他所著論所以成就君人者之德而格其非心者連篇累牘不能悉載而要歸於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蓋其所以得之於已者然也孝宗朝以周必大薦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

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此數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其亦以為平生所學者大人之學也舍是而言學則為辭章淺近之學異端虛無之學而已此固人之大患而人主為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憚言之重詞之複也由其道勤而行之緝熙單厥心終始典於學則熹固為周公為傅說而宋帝亦為殷高宗周成王矣惜乎其知之而不用用之而不久也

真德秀曰三代聖王以敬為脩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尹周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

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由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於此者

又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

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臣按敬字是聖賢心法然亦非空守此心而入於空虛寂滅也所應乎外而接於物者有書詩禮樂以涵養之有正人端士以輔弼之内自盡而外求助也然惟心存此敬則畏聖人之言而詩書禮樂斯須不去於身矣親賢遠佞而天下之士皆願立

於其朝矣與古之聖賢為徒而親當世之賢人君子則其存此心者愈以嚴密而純粹矣故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元許衡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工夫有間斷故也以唐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而漢文帝光

武謹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臣按許衡以工夫無間斷發明程子惟慎獨可以行王道之語此真成就聖學之要言也學之消長惟敬慎惰慢兩途而已憂危則思深而慮遠逸豫則志滿而氣衰所緣以為敬慎惰慢者也聖人所以處之如一者得力在慎獨所謂緝熙所謂不已方可言無間斷蓋在一起念間分敬肆矣又況始勤終怠或作或輟者乎唐太宗鋭情經術與學士

討論古今自謂不學則不明古道而晚節行事多違竟貽弗終之誚其治之不進於王道亦以好學之心荒於暇豫也漢孝文光武謹慎終身而聖德有遜於古以其所尚者非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學也然則窮理乃所為主敬也歟

許衡又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欲言之無失

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徒汩没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道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奈何為人上者樂舒肆為人臣者多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又曰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

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

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臣按先儒言國事之治忽帝學之占也生民之休戚君道之表也人主一言一行一喜一怒以視常人為尤難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觀易中庸之義可以知難矣夫惟自克之道則在於學為學之要則在於窮理喜怒愛憎因乎物者也即物而窮其理則其可愛可憎可喜可怒之事皆物之所當然而不惑於所以然之故矣於是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一惟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内而非僻之心不萌於暗室屋漏外而奸邪之人無所行其險詖之術國事之所以常治生民之所以蒙休豈不以

是也哉夫人之於一言一行一喜一怒必能自克也則其於學也思過半矣而況君人所係尤如此之重哉

以上崇聖學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八

天子之孝

崇聖學

講筵附

宋真宗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祕閣以吕文仲及楊徽之夏侯嶠為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更直名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鎬舒

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

爾雅義疏

乾興元年仁宗即位冬初御經筵

仁宗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

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祗

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

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

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

慶歷二年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賛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曽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臣按自漢世諸儒講論五經同異而尊優師傅隆禮吏老親屈萬乘之尊各極一時之盛唐太宗明皇之世亦選經術之士更日迭直則顔師古孔穎達之徒為註疏以羽翼聖經斯亦人主之好尚有以啓之矣而於大人之學明徳新民止至善之大道未之能發明漢世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講讀名官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而經筵之名亦未起也宋太宗始用著作佐郎

呂文仲爲侍讀未有侍講也延平初始兼置侍讀侍講矣慶歴初孫復以善春秋徵爲國子直講矣景祐中始置崇政殿說書矣然則真宗仁宗之際尊經尚賢如此所以開濂洛關閩之先而基五星聚奎之祥者乎趙師民之言善矣臣愚亦以爲先王之遺經戡亂致治之本事也古史之成敗即令日之法戒也既當體玩於無事之時尤當考究於有爲之日誠非迂緩而不切于事情也且經之言

用兵者不一而足義文作易需訟之後即受以師
師言貞言健言用丈人勿用小人離言王用出征
有嘉折首而寛其醜類而弧矢之利蓋取諸睽攸
往夙吉乃繫于解以至謙豫二卦皆利行師則用
兵之時首宜講易者也書斷自唐虞而舜典即載
征苗之事以至胤征甘誓亦討不臣而步伐止齊
干戈甲胄之屬雖湯武仁義之師所必戒慎則用
兵之時何可以不講書也詩文武之正小雅則有

天保采薇出車杕杜宣王中興則有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江漢常武所以訓討之嚴慰勞之厚有震驚之威而無煩擾之苦以至臨衝鉤援攻城之具執訊獲醜獻捷之禮靡不畢備則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詩也春秋大一統尊王室而以征伐之權假于方伯連帥若召陵葵丘河陽首止所以靖楚氛而振諸姬者於是乎在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春秋乎六官之典大司馬之職所掌者九伐之法

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軍容之所以整肅受命于

祖受成于學必執有罪而反也則用兵之時何可

以不講禮乎此固濟時救世之先圖窮理格物之

本務也豈以區區元昊而足以阻帝學之勤敏乎

仁宗之復御經筵如天之德自強不息不可及也

嘉祐五年右司諫趙抃上言略曰人主之御天下也其

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

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

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聞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

臣按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乃天道人事變化云為相為倚伏者也聖人著之於經以昭法戒使讀之

若見聖君賢臣嚴恭寅畏保國乂民之事則肅然以敬而其為善之心更無不實焉見庸主邪臣怠忽縱肆誤國賊民之事則惕然以懼而不為不善之心更無不決焉故鄭衛之詩可錄而商臣莒僕之罪特書也古人誡社之設前車之鑒方且以之檢束身心防閑嗜欲而何諱之與有觀尚書之言毋若丹朱傲毋若商王受酗于酒德則君之命臣臣之告君皆用是以相警動也趙抃言宜詳究鋪

陳其所由兆者此不但隱避之不可縱使講讀之際懷情不盡或少加回護之詞亦未得為忠直之士也

英宗治平元年秋詔日開經筵時司馬光奏略曰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嘗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銳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為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

而已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而已且陛下近增置諸宫教授仍下詔戒勗宗室使之向學儻不以身先之宗室安肯奉詔哉臣以為未宜遽罷從之

臣按學問在純一工夫忌間斷故傅説言時敏孔子言時習周頌言日就月將而子夏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古人跬步之頃未嘗不與聖賢為徒也人主之尊既異韋布惟經筵直講君臣款洽有從容論道之樂於是而果有所得循序漸進

不亟不徐有欲罷不能之妙誠非徒以循故事塞

職業而已此司馬光所以進切直之言也

哲宗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進尚書孝經解

奏曰陛下間日御邇英閣令講官講尚書文閣之南壁

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以至德要道孝治天下今輒於尚書諸篇中節録十篇

及孝經諸章中節録六章進上以備禁中清閒之暇研

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録疏義進入上資聖德稽古求

治之意

范祖禹進古文孝經說奏曰伏覩國史章獻明肅太后甞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竊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先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即唐明皇所著十八章古文九二十二章由漢以來唯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註解一卷表上之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其正故甞

妄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闕省
覽
祖禹又乞置無逸孝經圖奏略曰無逸者周公之至戒
孝經者孔子之大訓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
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
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
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命侍
讀學士王洙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宸為二圖序亦

令褁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為法

臣按宋世崇尚孝經如司馬光文彦博范祖禹諸臣皆宿儒名德其進奏圖解先後如出一人之見而彦博欲令講官節錄疏義奏入葢孝德淵微聖言弘遠推之而愈以無窮測之而未可遽罄固宜與五經四書並列講筵者也

哲宗召王巖叟為起居舍人巖叟甞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帝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葢帝自臨

御淵默不言嚴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貳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恍

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

臣按王巖叟所論人主之三德備矣抑臣嘗以諸儒之言參考之皇極者立本者也三德者趨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

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此新安陳櫟之說也三德者聖人之所以臨機制變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三德又用之得其宜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強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此林氏之說也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彊弗友者治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

刑新國用輕典也此臨川吳澄之說也合而論之正直者聖人之經而剛柔者又人君之徳故洪範又言威福玉食三者君不可以下移臣不可以上借所操以用夫三德者惟恐失之於姑息而有權勢下移紀綱紊亂之患也故慶賞刑威者一剛一柔之道也天命有徳因而命之于是有章服之榮車馬之錫時柔而柔是亦正直也天討有罪因而討之於是乎刀鋸肆之市朝甲兵陳諸原野時剛

而剛是亦正直也春秋自桓三年以後不書王以見魯桓之惡天討所不赦不施之以殘軌之刑而再三下聘失天德矣此謂太柔則廢者也然而三德之用時措之宜先之以教而高明沉潛者化其氣質之偏矣繼之以政而彊變者各安其分而不至於頗僻僭忒矣天下之大一惟以正直者治之而已建極之天子可不念哉

哲宗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

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於座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目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閣名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

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臣按理宗時曹彥約奏言臣待罪經幄進讀三朝寶訓竊以為書之所載為目八十有八而其衿喉管轄特在於政體聽斷與夫孝德仁慈謙儉五者

而已有太祖之學故建隆開寶創業之治度越漢唐有太宗真宗之學故太平淳化興夫咸平景德守文之治比隆成康光宗時彭龜年亦曰祖宗引對臣僚莫如經筵最密在太祖朝非時召王昭素講說經書在太宗朝命呂文仲為侍讀多以日晚召見及真宗嗣位首置侍讀侍講命邢昺楊徽之夏侯嶠為之常令昺宿祕閣延訪或至中夕自此遂為故事夜直率置常員不特與究義理之微亦

欲藉之杜逸豫之隙上下數千年未有祖宗好學之篤者陛下欲法祖宗捨此宜無大者也合二臣之論觀之宋世尊經重道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已然至於仁宗以趙元昊之叛暫輟經筵旋以趙師民之請而復御可謂知大本矣吕大防輯仁祖聖學一書以繼三朝寶訓推言祖宗家法則以事親為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如大防龜年彥約所進奏以之參贊經幄輔翼孝治抑亦程朱

之亞歟

程頤為崇政殿説書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論經筵第一劄子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

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名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

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宫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第二劄子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

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十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

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閒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

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為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寧宗初即位名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

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名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

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
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
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
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
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
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
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
可正大本可立矣

臣按經筵直講坐而論道近於古之師保疑丞之職孔孟大聖賢而不得居是任故其開陳善道不過因事敷陳而格心之效未有若伊傅周召之著也程朱之學直接孔孟之傳者也葢嘗居是任矣程朱之言非即孔孟之言乎以孔孟之言而陳之於經筵直講之日其效亦不至伊傅周召者何以然乎夫惟用賢之不專且久也知善其言而不能用其言也哲宗以元祐元年四月召程頤為崇政

殿說書而二年八月罷之矣寧宗初即位未改元即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八月召而閏十月內批罷之矣哲宗之用頤也久於寧宗之用熹而元祐之政亦過於慶元其於薰陶涵養以成其德性者要為未深也又況蜀朔當時朝士分為二黨之紛紜並進使熙豐小人得乘其隙而去小人之難又不如去君子之易乎又況甚之以道學之禁乎臣讀紹興元年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及寧宗召朱熹

為侍講誥可謂隆矣贈頤之詞曰周衰聖人之道不行其欲聞仁義道徳之説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之識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名焘之詞曰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闈詳延學士爾

發六經之藴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望直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置之本朝漢成帝時蕭望之自少府出為左馮翊後自馮翊為御史大夫詔賈誼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文帝在宣室問誼鬼神之事不自知其席之前也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如其未也豈

非其有生不同時之恨未見君子之思者哉使高宗能推其褒顯程頤之心而因其遺言而見之於行事寧宗能永其始之名熹之念而不為小人所排抑而輯熙終始講求乎大人之學其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斯易易矣

寧宗時袁說友請舉行講學五事一曰經筵講讀或有所未諭則詳為叩問不以他事而輟講不以拂意而倦聞若止循故事略無議論雖積歳累月必無益也二曰

經筵之例承以退朝入講坐朝甫畢聖躬豈無少勞經筵諸儒僅了講讀不暇細繹辨論人主僅能論事不略叩問咨益講讀虛文莫此為甚頗須睿旨凡遇講日並候退朝供膳已畢然後入講下則從容敷繹以罄議論上則再三叩問以達未諭則講讀之官不徒設矣三曰竊聞經筵日即見講春秋通鑑三朝寶訓要宜增益一二經書輪以進講尚書明治亂安危之本仁祖訓典為後世子孫之法頗增此二書以全講學之功四曰講官

內宿祖宗欲以名儒臣廣為咨問經論經理夜分乃寐意蓋由此願講官直宿即賜宣對學念既專則學力日進矣五曰古昔帝王自唐虞三代以下於唐末正統之傳其君或善或否其治或得或失無慮百數凡遇進講或講官宿直以古帝王時取一君命講官著論一篇陛下觀其所論善者為法惡者為戒集為一帙嘗置左右或聖意有所未諭即於經筵或夕名之時再令元撰講官詳細開說不出數月古之帝王善否得失盡在目中

矣

臣按窮理格物之學惟能行之者始能言之故程朱之言尚矣然講筵事體累代舉行其間或多作輟或尚虛文一歲之中御講筵者無幾一日之内接賢士者片時有所疑而不能辨析有所問而未暇精詳則雖以程朱之説敷陳於前亦未必聲入心通悠然理順也至於前代帝王善否得失及邊防要務則亦窮理格物之事故取寧宗說友所疏

以備經筵事體或有可採擇者要亦程子三劄及

朱子前後奏對所已言者也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劄子曰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葢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

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默識矣

臣按理宗親政之初召德秀為户部尚書德秀因召對即以所輯大學衍義進呈次日後殿聚講因

諭德秀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

覽德秀拜謝而退亡何德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

又諭之曰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

秀意前所進本已納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别寫然

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辨為對則見内侍捧元進第

一第二帙已在前矣理宗之好學如此而此書之義其於程朱涵養薰陶窮理讀書之言條分縷析旁引曲暢有裨聖學其效非細及明臣邱濬廣其義類補治國平天下之事於是大學之綱領條目悉具而累朝講筵必二書並進御焉

以上崇聖學講筵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八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九

天子之孝

崇聖學

經籍附

漢成帝河平三年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

臣按明臣王肎堂曰漢懲秦焚書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署内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至成帝時頗有散亡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國柱校方技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嗣父之

業歆遂總會羣篇著為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此焚書而後之一厄也光武明章好文重經術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初遷洛陽所載經傳二千餘輛自後撰錄三倍於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為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此則

書之二厄也魏氏採綴遺亡藏在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更著新簿分經史子集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京華蕩覆石渠文集靡有孑遺此則書之三厄也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古字拙宋文帝元嘉八年祕書監

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嶶初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曰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受命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經典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中處士阮孝緒

更為七錄曰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此則書之四厄也魏孝文始都洛陽借書於齊祕府稍以充實爾朱之亂散落復多北齊遷鄴頗更捜聚後周定鼎書止八千後稍增至萬卷武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

絹一疋校寫既定卷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前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唐之克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小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經砥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而已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明皇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

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又於大明宫光順門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别之祿山之亂尺簡不藏此則書之五厄也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又詔

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黄巢之亂存者葢尠此則書之六厄也五季之亂有國之君疆土旣促日尋干戈而猶汲汲以搜訪遺書為要務後唐莊宗募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後漢令凡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周世宗於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又選常叅官三十人校讐刋正是時諸國分據皆聚典籍而呉蜀為

多宋興之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平蜀又得書萬三千卷平江南得二萬餘卷始平荆南終并兩浙皆盡收其圖書而朱載錢弼彭幹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於是羣書漸備矣太宗時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藏書之所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

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大清樓本補寫九年
新作崇文院成時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先後
上經史子書二萬七百餘卷詔購求逸書復以書
有繆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為
崇文總目慶歷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
或相重亦有可取而棄不錄者大觀中祕書何志
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十卷隋所藏
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歷

閤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歷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之數浸多謂宜及今有所搜採視舊録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録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札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從之政和中校書孫覿言頃因臣僚建白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

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詔秘書省官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從之名曰秘書總目宣和中秘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一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秘書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

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頗多詔闕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淳熙中祕書少監陳騤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

目類次後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
六卷校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
後叅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
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中以四庫之外書
復充斥詔秘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
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
刻板而未及獻者不與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
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

多充祕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又多闕自是而宋且不祚矣元立經籍所後更為弘文院又立興文署以編集經史收掌板刻為職宋元遺書賴以不廢明太祖克燕首命大將軍收祕書監圖書典籍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戶口版籍既又詔求遺書散民閒者永樂移都北平命學士陳循輦文淵閣書以從購書之官四出所蓄甚富正統六年大學士楊士奇言文淵閣見貯書籍有祖宗御製文集及

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來一
向于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旨移
貯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
完一本總名曰文淵閣書目合請用廣運之寶鈐
識仍藏於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詔從之然
自是而後閣臣既鮮省覈典籍又多竊取而祕府
書籍往往散逸於民間矣嘉靖中御史徐九臯建
言欲將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今貯經籍凡有不

備者行令中外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
還量優賞賚其有志所不載及近中外文僚山林
碩學記著撰述有稗治理者並令搜採解送禮部
發史館看詳校正藏諸中祕而又乞上于便殿省
閱章奏處分政事暇時賜召見講讀侍從諸臣從
容諏訪辨析經旨詔下禮部議尚書夏言覈奏仰
惟皇上尊敬祖宗右文重道邇者恭建皇史宬尊
藏累朝寶訓實錄并列聖御製文集四書五經性

理等書及脩輯歷代全史誠帝王希世之曠典萬世不刋之事業也今本官具奏前因具見仰賛聖謨廣敷文治之意合候命下移文翰林院查祕閣所貯書籍有無缺遺不備之書備開書目行本部通行兩京及天下撫按衙門轉行提學官員用心搜訪凡藝文志所載歷代遺書及本朝名臣碩儒所著文集凡有補於世教足成一家之言者一體收採藏貯及奏請名見侍從諸臣亦是仰承皇上

緝熙聖學延見講官以備顧問之意尋得旨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虛名耳茍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為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名見亦虛應也都罷是時上漸廢朝講矣而請不時名見文學之臣為忤旨故并求遺書亦報罷然不遣博雅專使而徒行提學官員真虛應耳夫以我朝之盛崇儒右文超軼前代而購書之詔布闕無聞東閣之藏蕩析殆盡將使萬世之下有遺議焉恐不可以

為迂闊不切事情之務而忽之也肎堂所述累代藏書卷帙多少及所以聚散之由甚具其所記書之六厄本隋牛弘之言五厄但弘上數秦灰而下不逮唐之祿山黄巢為不同耳以五季享國之促有土之偏而有購求遺書之君以有明全盛而藏書散帙購遺之詔無聞此有識之士所深嘆者也

臣又竊意購書之功莫大於漢而校書之精莫過於劉向父子漢所購先王六藝秦所燔焚壁藏口

授不至遂泯者幾希向歆所校諸經師所傳習博士之所爭辯立於學官傳之至今微則先王之遺文或幾乎熄後世非有滅籍之禍挾書之律徒以兵火之後延閣祕室之書流傳人間耳且夫獻書者可以得金得官而僞撰者比比然也苟非明理博識之士從而辨之則所謂數十萬卷之多其中豈無可棄而反錄可錄而反棄者又如士大夫家好書苟非其求之甚專聚之甚力則其致之也必

鮮國家非專使訪求而以文書通行外吏虛應故事則民間孰肯以書來獻者昔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善哉言乎人主而好書庶幾於求多聞學古訓之謂也求之專聚之力充牣乎天祿石渠之藏使文學侍從之士討論講習其間以備燕閒之顧問

而輔聖學之緝熙豈可以為不切事情之務而忽之也哉

宋神宗時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

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

臣按通鑑一書其編緝之也至於十九年之久而其開局選官所同事則又光所自擇書籍則借之三館筆札則給自上方雖補外亦以書局自隨禄秩如故此從來所未嘗有者使當時程期有限則不能從容暇豫以致其精詳而官屬未備一人之精力容有未及借書人間萬不逮祕府之備書當幾易槀而後成而筆札之費或不給官有遷轉便離書局常俸之外别無餐錢則豈能抉摘幽隱討

較毫釐上下千餘年間經緯燦然若是也若明成祖之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行兩京六部及國子監天下郡縣學庶幾於漢之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功矣然其采摭去取不能免于繁冗遺漏由其急於告成其間未能精審宣德間章丘廣文朱應吉疏於朝言其中去取未當請下其議于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兼采衆說一斷以理事不果行至今有遺憾焉載考永樂大典

一書成祖命儒臣彙萃祕閣書籍分韻采入以備檢考供事編輯者三千餘人為卷凡三萬有奇書成貯之文樓蓋因學士解縉之請也明世宗又甚愛此書常以一二帙置几案三殿火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甲夜中凡三四傳旨得不燬其後又諭大學士徐階選儒士程道南等百餘人就史館重錄一部以備不虞而命高拱張居正瞿景淳等校之論者謂以有明全盛之物力刋本傳世非所

不逮而未之議及今其書在内閣書庫當未散失

臣愚以為此亦一代之鉅觀也宜選國子監生多

錄副本儒臣校對散置他所如禮部翰林國子監

等衙門各貯一部庶幾可永其傳使好古之士亦

有所考焉

以上崇聖學經籍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九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

天子之孝

教宮闈

臣按經言以養父母日嚴而易家人卦謂父母為嚴君蓋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斯為嚴矣正則琴瑟鐘鼓適所以為嚴也不正則終風曀霾之威虐祇為謔浪笑傲而已孝子之事親也生致其養

則夫婦共之祭致其嚴則夫婦親之此肅肅怵怵
之本教也閨門燕私之際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斯
無不敬者矣家道正而四國不順者未之有也述
教宮闈

易坤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臣按乾坤天地之道隂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咸
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中庸言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乾稱父

坤稱母始乎夫婦而終乎父母也天地之德相共而大生焉廣生焉夫婦之德相成而正乎外正乎內夫子嘆美乾元則曰大哉乾元則曰至於乾元則曰統天於坤元則曰承天然而其為元也則一而已元之德於人為仁故乾道之仁聖人所以首出庶物也坤道之仁皇后所以母儀天下也仁與孝一理也以臨羣臣百姓則為父母以事天地祖宗則宗子冢婦也而奉先事親乃所為宜民宜人

者也故元也者以言乎大固無所不統以言乎至

亦無所不承然則仁孝之道備於乾元坤元矣

家人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

地之大義也

臣按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利於

正而一家之人則以二五為主疏言必須女主於

内男主於外然後家道乃立今此卦六二柔而得

位是女正位乎内九五剛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

也正位所以有嚴君有嚴君所以父子兄弟夫婦無不正然而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身脩則家治矣文王但曰女貞乃關雎麟趾之意夫子推原其致此者則曰由君子之慎言慎行也又明言其故於其上爻曰反身之謂也然則身脩而后家齊乃可謂有家不然而家非其有也王者以天下為家王假有家即天下大順諸爻之義大率以誠信嚴威為治家之道夫子

獨於五爻申之曰交相愛也當依古註兼一家之人父子兄弟夫婦相和順為説盖刑家内助雖非情欲之愛而少過其則則為燕昵之私而非嚴君之象必也身敬於人而人亦敬於已斯相愛在其中矣楊萬里有言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大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此之謂矣

書堯典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帝曰

欽哉

蔡沈傳曰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内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

臣按周惇頤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

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乎家治家觀乎身而已家人合巽離二女而成卦正合釐降嬀虞之事盖妃匹之際正始為難且以帝女下降而使執婦道二女同居使不至於睽乖而所事之舅姑為舜之父母以此試可而治國平天下易易矣堯觀舜則曰觀厥刑而詩人於文王亦曰刑于寡妻則皆有義勝恩而非寡恩威克愛而交相愛之意此帝王治家之法也

詩周南關雎篇名其一章曰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雎鳩水鳥摯而有別在河之洲水中可居之地窈窕幽深閒靜淑女君子好逑匹也

毛萇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

上天子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朱熹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

臣按關雎一詩只性情之正四字可盡其義德如雎鳩摯而有別是后妃性情之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而所云寤寐反側琴瑟鐘

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乎則者所以形容性情之正也作詩者不過妾媵之流而能言其所以然者如此則文王大姒德化之深可知矣古者以關雎為房中之樂而鄉射燕飲亦皆用之所以使夫上自朝廷下至委巷人人聽其和平之聲而皆有以中其哀樂之節而閨房袵席之際其尤易至於悲傷淫佚者日聞此詩而起發其齊莊中正之思則亦可以無大過矣曾鞏之序劉向列女傳曰先王

之政必自内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

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由輩之說而繹之則小序之云后妃之德者其立說之偏不待辯而自明矣

小雅白華篇名

小序曰白華周人剌幽王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襃姒而黜申后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其一章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孔頴達疏曰言人刈白華已漚為菅又取白茅纏束之是二者以潔白相束而成用興婦人有徳已納為妻人用禮道申束之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今幽王逺外我不復答耦欲使我獨老而無子是不以潔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茅菅之不若也

臣按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徳茂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滅也嬖妲已周之

興也以大任大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盖自古未有寵嬖並后庶孽亂宗而無亡國敗家之禍者赫赫宗周離離禾黍詩人於幽王褒姒之事言之每痛心焉而白華之詩所謂天步艱難者則已逆知其禍之必至於此也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

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呂大臨曰此章因講明昏禮之義推而上之至於天子后聽天下之外治內治則男女之義盡矣

臣按天子六官王后六宮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

法陰陽之所為但以周官三百與夫人以下百二十人之數不相應故記禮者取夏官百二十為對也陰統於陽陽得兼陰宜先言六官而後六宮且六宮陰禮又皆冢宰之所掌內宰閽寺內豎之屬皆職宮寢之事九嬪世婦女御亦屬於天官固未得言內外敵應也記者因婚姻之禮而推致其極以為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故必先婦順後男教亦猶家人彖傳先言女正位乎內後言男正位乎外

也真德秀曰易言其理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周禮天官冢宰內宰治婦人之事對大宰治百官以陰禮教六宮

鄭康成注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也

以陰禮教九嬪

鄭康成注曰教以婦人之禮不敢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

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自夫人以下至九御三三為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鄭康成注曰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二事絲枲之事正其服止踰侈奇衺若今婣道展猶錄也緒業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鄭康成注曰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

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此三事內宰皆佐后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禮當與樂相應

賈公彦釋曰服謂若內司服褘衣以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用位后助祭之位按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皆有樂節

贊九嬪之禮事

鄭康成注曰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

致后之賓客之禮

賈公彥釋曰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故亦致禮焉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賈公彥釋曰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內外之命婦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前後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讀為準布帛之廣制布帛之長祭之以陰禮

鄭康成注曰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隂陽相承之義

賈公彦釋曰凡建國内宰佐后立市設其次謂司市所居置其敘謂胥師賈師等所居正其肆謂諸行列肆之等陳其貨賄謂有諸物皆陳列之也出其度量謂内宰佐后出度之丈尺量之斗斛及出淳之幅廣狹幷制之丈八尺天子廵狩禮云制幣丈八尺又於市中祭之以隂禮祭市中之社謂婦人之祭禮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

會內人女御之稍食稽其功事

賈公彥釋曰會計女御之稍食又當計絲枲二者之

功事以知多少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賈公彥釋曰內宰佐助后而受女御等獻絲枲之功

布帛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良則賞之麤

則罰之以示懲勸也

會内宫之財用計夫人以下所用財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宫而糾其守

鄭康成注曰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宫后之六宫謂之北宫者繫於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守宿衛者

上春詔王后帥六宫之人而生種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之種而獻之於王

鄭康成注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後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

內小臣閹人之賢者為之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

賈公彥釋曰此小臣是閹人與后導道是其常也

若有祭祀賔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鄭康成注曰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詔相正者異尊卑也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

后有好事恩好之事以物而問遺者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恩好之令以言而弔慰之者于卿大夫則亦如之

鄭康成注曰后于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

內豎未冠者之官名亦閽人也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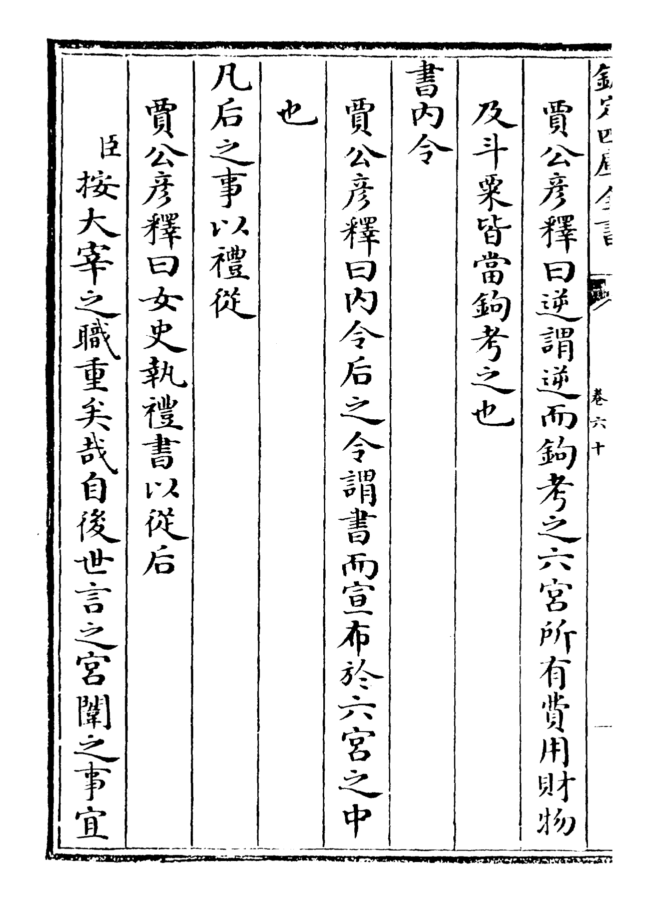
賈公彥釋曰凡通小事復白也明大事待朝自復不使內豎

九嬪掌婦學古有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

鄭康成注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

女史職與王之大史同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鄭康成注曰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逆內宮



賈公彦釋曰逆謂逆而鉤考之六宫所有費用財物及斗粟皆當鉤考之也

書内令

賈公彦釋曰内令后之令謂書而宣布於六宫之中也

凡后之事以禮從

賈公彦釋曰女史執禮書以從后

臣按大宰之職重矣哉自後世言之宫闈之事宜

非外庭之所得而預也如周禮所載則不特閹寺女官隸于大宰之屬也即中宮亦秉其教而況夫人以下乎三夫人猶三公也故不列於官而嬪婦女御則內官也在三百六十之屬矣自祭禮賓客喪紀以至于衣服稼穈之細自親蠶獻種以至於絲枲布帛之功外之則中門之出入禁令內之則燕寢之尊卑次序罔不詔相聯比幾察鉤考而又有女史記事禁中而內宰則為中宮之長而太宰

總之則其用意之深慮事之詳為法之備立制之嚴以之閑有家而定天下者豈後世之所得而及也哉夫宮闈之事固非閹寺女官之流不足以通復語言給任奔走也而閹寺女官之流若非以外庭之官為之長屬則桀黠恣肆必至于干預朝政矣然後知先王之世雖閹寺女官亦統之以治官以是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